

西

魏

書

周辛蘇柳呂列傳十

西魏書二十一

通議大夫浙江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二級南康謝啟昆撰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歷樂鄉平舒平成三縣令皆以廉能稱惠達幼有志操好讀書美容貌齊王蕭寶夤爲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閣中甚禮之及寶夤還朝惠達隨入洛陽領軍元叉勢傾海內惠達嘗因寶夤與叉言論叉歎重之於座遺惠達衣物孝昌初臨淮王彧北討以惠達爲府長流參軍及万俟醜奴等構亂蕭寶夤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及寶夤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夤反謀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惠達曰蕭氏逆謀已成何爲故入

虎口惠達曰蕭王爲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賁反形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爲光祿勳中書舍人寶賁旣敗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賁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賀拔岳獲寶賁送洛畱惠達爲府祭酒給其衣馬卽與參議岳爲關中大行臺以惠達爲從事中郎嘗使至洛孝武帝與惠達語及世難惠達陳天下事勢述岳有誠節唯以憂國定亂爲事言詞激切帝甚嘉之及還具以白岳岳曰人生於天受命於君豈有利人榮祿而不憂其禍難卿之所奏實獲我心自是更被親禮岳每征討恒命惠達居守又轉岳府屬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悅得惠達欲官之惠達乃遁入漢陽之麥積崖悅平惠達歸宇文泰用爲秦

州司馬安輯隴右及秦爲大都督總管兵起雍復以惠達爲
府司馬便委任焉孝武詔秦尙馮翊長公主以惠達爲長史
赴洛陽奉迎至潼關遇孝武已西卽令惠達先秦謂惠達曰
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今乘輿播越降臨關右吾雖猥當其
任而才愧昔人卿宜勦力共成功業以取富貴也對曰惠達
宦游有年屬明公一匡之運富貴之事非所敢望但願明公
威德加於天下惠達得效其尺寸則志願畢矣秦爲大將軍
大行臺以惠達爲行臺尙書大將軍府司馬封文安縣子邑
三百戶秦出鎮華州畱惠達知後事時旣承喪亂庶事多缺
惠達營造戎仗儲積食糧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時甚賴
焉爲安東將軍拜太子少傅進爵爲伯增邑三百戶尋除中

書令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九百戶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四年兼尙書右僕射其年泰與文帝東征惠達輔太子居守
總留臺事惠達前後辭讓帝手詔答曰西顧無憂唯公是屬
蕭寇之重深所寄懷及邛山失律人情駭動趙青雀率東人
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以禦之軍還青雀等
伏誅拜吏部尙書久之復爲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
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至是儀軌稍備文帝因朝奏樂顧謂
惠達曰此卿之功也尋拜儀同三司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
善下人盡心勤公進拔良士以此人皆敬而附之十年薨子

題嗣

辛慶之字慶之

北史作字餘慶

隴西狄道人也世爲隴右著姓父顯

崇馮翊郡守贈雍州刺史慶之少以文學徵詣洛陽對策第一除祕書郎屬介朱氏作亂孝莊帝令司空楊津爲北道行臺節度山東諸軍以討之津啓慶之爲行臺左丞與參謀議至鄴聞孝莊帝暴崩遂出兗冀間謀結義徒以赴國難尋而節閔帝立乃還洛陽普泰二年遷平北將軍大中大夫及賀拔岳爲行臺復啓慶之爲行臺吏部郎中開府掾尋除雍州別駕大統初加車騎將軍俄遷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從宇文泰東討爲行臺左丞時初復河東以本官兼鹽池都將四年東魏陷正平郡遂欲經略鹽池慶之守禦有備乃引軍退河橋之役大軍不利河北守令棄城走慶之獨因鹽池抗拒疆敵時論稱其仁勇六年行河東郡事九年入爲丞相府右

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除度支尙書復行河東郡事遷通直散騎常侍南荊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慶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亦不尙華侈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特爲當時所重又以其經明行脩令與盧誕等教授諸王廢帝二年拜祕書監尋卒於位子加陵主寢上士慶之族子昂字進君年數歲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略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有及此兒者仲略亦重昂志氣深以爲然年十八侯景辟爲行臺郎中加鎮遠將軍景後來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行參軍大統十四年追論歸朝之勲封襄城縣男邑二百戶轉丞相府田曹參軍及尉遲迥伐蜀昂招募從軍蜀平以功授輔國將軍魏都督迥仍表昂爲龍州

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民畏而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迴以昂達於從政復表昂行成都令昂到縣卽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竝深感悟歸而告其父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遷梓潼郡守進位帥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六官建入爲司隸上士襲爵繁昌縣公後仕周

蘇亮字景順武功人也祖權中書侍郎玉門郡守父祐泰山郡守亮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初舉秀才至洛陽遇河內常景景深器之退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者將

此人乎齊王蕭寶夤引爲參軍後寶夤開府復爲其府主簿從寶夤西征轉記室參軍寶夤遷大將軍仍爲之掾寶夤雅知重亮凡有文檄謀議皆委之尋行武功郡事甚著聲績寶夤作亂以亮爲黃門侍郎亮善處人間與物無忤及寶夤敗從之者遇禍唯亮獲全及長孫稚尒朱天光等西討竝以亮爲郎中專典文翰累遷鎮軍將軍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岐州大中正賀拔岳爲關西大行臺引亮爲左丞典機密孝武西遷除吏部郎中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大統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文帝子宜都王式爲秦州刺史以亮爲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爲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爲恨臨辭賜以御馬七年復爲黃門侍

郎加驃騎將軍八年遷都官尙書使持節行北華州刺史封臨涇縣子邑三百戶除中書監令領著作脩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有所籌議率多會旨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常如弗及故當世敬慕焉十四年除祕書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拜大行臺尙書出爲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游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爲榮十七年徵拜侍中率於位贈本官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文章少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焉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章數十篇頗行於世子師嗣以亮名重於時起家爲黃門侍郎

亮弟湛讓

湛字景儁少有志行與亮俱著名西土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夤西征以湛爲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夤將謀叛逆湛時臥疾於家寶夤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亾今便爲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闔門百口卽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旣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有問鼎之心乎今魏德旣衰天命未改王之恩義未洽於民破亾之期必不旋踵蘇湛終不

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爲王族滅也寶賁復令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爲此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見荊棘生王戶庭也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賁素重之知必不爲已用遂聽還武功寶賁後果敗孝莊帝卽位徵拜尙書郎帝嘗謂之曰聞卿答蕭寶賁甚有美辭可爲我說之也湛頓首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與寶賁周旋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罪也孝莊大悅加授散騎侍郎尋遷中書侍郎孝武初以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讓字景恕幼聰敏好學頗有人倫鑒識初爲本州主簿稍遷別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宇文泰爲丞相引爲府屬甚見親待出爲衛軍將軍南汾州刺史治有善政尋率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柳蚪字仲盤河東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爲河東郡守後以秦趙喪亂率人南徙居汝潁間遂仕江表祖輯宋州別駕宋安郡守父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來歸歷北地潁川二郡守揚州大中正蚪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游子弟就學者並車服華盛唯蚪不事容飾後受五經略通大義兼涉子史雅愛屬文孝昌中揚州刺史李憲舉蚪秀才充州刺史馮儁引蚪爲府主簿旣而樊子鵠爲吏

部尙書其兄義爲揚州刺史乃以蚪爲揚州中從事加鎮遠將軍非其好也竝棄官還洛陽屬天下喪亂乃退耕於陽城有終焉之志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時舊京荒廢人物罕存唯有蚪在陽城裴諏在潁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蚪爲行臺郎中諏爲北府屬竝掌文翰時人爲之語曰北府裴諏南府柳蚪時軍旅務殷蚪勵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常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四年入朝宇文泰欲官之蚪辭母老乞侍醫藥許焉久之爲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信出鎮隴右因爲秦州刺史以蚪爲二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總府事唯在信左右譚論而已因使見宇文泰被畱爲丞相府記室追論歸朝功封美陽縣男蚪以史官密書善惡

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鑒誠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執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知之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論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脩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十四年除祕書丞領著作舊丞不參

史事自蚪爲丞始令監掌焉十六年遷中書侍郎脩起居注
仍領丞事時人論文體者有古今之異蚪又以爲時有古今
非文有古今乃爲文質論文多不載廢帝初遷祕書監加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蚪脫略人間不事小節弊衣蔬食未嘗
改操人或譏之蚪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飢孜孜營求徒
勞思慮耳恭帝元年冬卒時年五十四贈兗州刺史諡曰孝
有文章數十篇行於世子鴻漸嗣

呂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溫潤不雜交游年十四受學於徐
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爲之語曰講書論易其鋒難敵十九舉
秀才對策高第除相州功曹參軍葛榮圍鄴思禮有守禦勳
賜爵平陸縣伯除欒城令普泰中僕射司馬子如薦爲尙書

二千石郎中尋以地寒被出兼國子博士乃求爲關西大行
臺郎中與姚幼瑜茹文就俱入關爲行臺賀拔岳所重專掌
機密甚得時譽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趙貴等議遣赫連達迎
宇文泰思禮預其謀及泰爲關西大都督以思禮爲府長史
尋除行臺右丞以迎孝武功封汶陽縣子加冠軍將軍拜黃
門侍郎文帝卽位領著作郎除安東將軍都官尙書兼七兵
殿中二曹事從禽寶泰進爵爲侯大統四年以謗訕朝政賜
死思禮好學有文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
卽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燼夜有數升沙苑之捷命爲露布食
頃便成宇文泰嘆其工而且速所爲碑誄表頌竝傳於世七
年追贈車騎將軍定州刺史子亶嗣仕周時有博陵崔騰早

有名譽歷職清顯爲丞相府長史亦以投書謗議賜死

西魏書二十一

毛泉趙王列傳十一

西魏書二十二

通議大夫浙江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二級南康謝啟昆撰

毛鴻賓遐之弟也大鼻眼多鬚鬚黑而且肥狀貌頗異氏羌見者皆畏之加膽略騎射倣儻不拘小節昆季之中尤輕財好施遐雖云早立而名出其下及賊起鄉里推爲盟主常與遐一守一戰後拜岐州刺史散騎常侍開國縣侯遐笑謂鴻賓曰擊賊之功吾不居汝後至於受賞汝在吾前當以德濟物不及汝故明帝以鴻賓兄弟所定處多乃改北地郡爲北雍州鴻賓爲刺史詔曰此以畫錦榮卿也改三原縣爲建中郡以旌其兄弟後尒朱天光自關中還洛夷夏心所忌者皆將自隨鴻賓亦領鄉中壯武二千人以從洛中素聞其名衣

冠貧冗者競與之交尋拜西兗州刺史羈寓倦游之輩四座常滿鴻賓資給衣食與已悉同私物不足頗有公費轉南青州刺史未幾徵還爲有司所糾鴻賓遂逃匿人聞月餘特詔原之及孝武帝與高歡有隙令鴻賓鎮潼關爲西道之寄車駕西幸漿糗乏絕侍官三二日閒唯飲澗水鴻賓奉獻酒食迎於稠桑文武從者始解飢渴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于卿也事平之日寧忘主人仍畱守潼關後高歡來寇見禽至并州憂恚卒鴻賓弟鴻顯位散騎常侍封縣侯遐乳母所產也一字七寶遐養之爲弟因姓毛氏勁悍多力後隨諸兄戰鬪多先鋒陷陣大統四年爲廣州刺史與駱超鎮東陽陷東魏卒子野義

泉企字思道上洛豐陽人也世雄商洛自晉東度常貢屬江東曾祖景言大延五年率鄉里歸化仍引王師平商洛拜建節將軍假宜陽郡守世襲本縣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復爲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令降爵爲伯企九歲喪父哀毀類於成人服闋襲爵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企爲縣令州爲申上時吏部尚書郭祚以企年少請別選遣終此一限令企代之宣武帝詔曰企向成立且爲本鄉所樂何爲捨此世襲更求一限遂依所請企雖童幼而好學恬靜百姓安之尋以母憂去職縣中父老復表請詔許之起復本任加討寇將軍孝昌初又加龍驤將軍假節防洛州別將尋除上洛郡守及蕭寶夤反遣其黨郭子恢襲據潼關企率

鄉兵三千人拒之連戰數日子弟死者二十許人遂大破子恢以功拜征虜將軍寶夤又遣兵萬人趣青泥圖取上洛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應之企與刺史董紹宗掩襲二姓散走寶夤軍亦退遷左將軍浙州刺史別封涇陽縣伯邑五百戶永安中梁將王元真入寇荊州加企持節都督率衆援之大破元真於順陽除撫軍將軍使持節假鎮南將軍東雍州刺史進爵爲侯部民楊羊皮太保椿之從弟恃椿侵害百姓凌侮守宰皆畏不敢言企收之將加極法於是楊氏慚懼宗族詣閣請恩自此豪右屏迹無敢犯者性又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梁魏興郡與洛州接壤表請內屬詔企爲行臺尚書以撫納之大行臺賀拔岳以企

昔蒞東雍爲吏民所懷乃表企復爲刺史詔許之蜀民張國
雋聚黨剽劫州郡不能制企命收而戮之闔境清肅孝武初
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及高歡專政帝有西顧之心欲
委企以山南之事乃除洛州刺史當州都督未幾帝西遷高
歡率衆至潼關企遣其子元禮督鄉里五千人北出大谷以
禦之歡不敢進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與順陽人杜宙
等謀翻洛州以應東軍企知之殺岳及猛略等傳首詣闕而
宙亡投東魏錄前後勳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統初加
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進爵上洛郡公增邑通前千
戶企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至是頻讓帝手詔不許
三年高敖曹率衆圍逼州城杜宙爲其鄉導企拒守旬餘矢

盡援絕城乃陷焉企謂敖曹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及竇泰被擒敖曹退走遂執企而東以宙爲刺史企臨發密誡二子元禮仲遵曰吾生平志願不過令長耳幸逢聖運位亞台司今爵祿旣隆年齒又暮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志業方彊堪立功效且忠孝之道不可兩全宜各爲身計勿相隨寇手但得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爾其勉之乃揮淚而訣聞者莫不憤歎尋卒於鄴

元禮少有志氣好弓馬頗嫻草隸有士君子之風釋褐奉朝請本州別駕累遷員外散騎侍郎洛州大中正員外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持節都督賜爵臨洮縣伯進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及洛州陷與企俱被執而東元禮於路

逃歸時杜宙雖爲刺史然巴人素輕杜而重泉及元禮至與仲遵相見感父臨別之言潛與豪右結託信宿之間遂率鄉人襲州城斬宙傳首長安朝廷嘉之拜衛將軍車騎大將軍世襲洛州刺史從戰沙苑爲流矢所中遂卒子貞嗣官至儀同三司

仲遵少謹實涉獵經史年十三州辟主簿十四爲本縣令及長有武藝遭世離亂每從父兄征討以勇決聞高敖曹攻洛州企令仲遵率五百人出戰時以衆寡不敵乃退入城復與企力戰拒守矢盡以杖棒扞之遂爲流矢中目不堪復戰及城陷士卒歎曰若二郎不傷豈至於此企之東也仲遵以被傷不行後與元禮斬宙以功封豐陽縣伯邑五百戶加授征

東將軍豫州刺史及元禮於沙苑戰沒復以仲遵爲洛州刺史頗得嘉譽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舉成臯入附宇文泰遣仲遵隨于謹攻柏谷塢仲遵力戰先登擒其將王顯明柏谷旣拔復會大軍戰於邙山十三年王思政改鎮潁川以仲遵行荊州刺史事十五年加授大都督俄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每爲邊寇仲遵率鄉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謂諸將曰先取仲禮則桓和可不攻自服仲遵對曰蜂蠆有毒何可輕也若棄和深入仲禮未卽就擒首尾受敵此危道也忠從之仲遵以計由己出乃率先登城遂擒和從擊仲禮又獲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本州大中正復爲三荆二廣南雍平信

江隨二郢浙等十三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尋遭母憂請終喪制不許大將軍王雄南征上津魏興仲遵率所部兵從雄討平之遂於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爲刺史仲遵畱情撫接百姓安之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初蠻帥杜清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據授之仍隸東梁州都督清和以仲遵善於撫御請隸仲遵朝議以山川非便弗之許也清和遂結安康酋帥黃衆寶等舉兵共圍東梁州復遣王雄討平之改巴州爲洵州隸於仲遵先是東梁州刺史劉孟良在職貪婪民多背叛仲遵以廉簡處之羣蠻率服仲遵雖出自巴夷而有方雅之操歷官之處皆以清白見稱朝廷又以其父臨危抗節乃令襲爵上洛郡公舊封聽回授一子恭帝初

徵拜左衛將軍尋出爲都督金興等六州諸軍事金州刺史
後仕周

趙善字僧慶太傅楚國公貴之從祖兄也祖國官龍驤將軍
洛州刺史父更安樂太守善少好學涉獵經史美容儀沈毅
有遠量永安初尒朱天光爲肆州刺史辟爲主簿深器重之
天光討邢杲及万俟醜奴以善爲長史軍中謀議每參預之
天光爲關右行臺表善爲行臺左丞加都督征虜將軍普泰
初賞平關隴功拜驃騎將軍大行臺散騎常侍封山北縣伯
邑五百戶俄除持節東雍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天光東拒高
歡軍於寒陵善又以長史從及天光敗見殺善請收葬其屍
歡義而許之賀拔岳總關中兵乃遣迎善復以爲長史岳爲

侯莫陳悅所害善共諸將翊戴宇文泰仍從平悅孝武西遷除都官尚書改封襄城縣伯增邑五百戶頃之爲北道行臺與儀同李虎等討曹泥克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兼侍中監著作領太子詹事善性溫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逾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若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公輔之量九年從戰卽山屬大軍不利善爲敵所獲遂卒於東魏後周與齊通好齊人乃歸其柩其子度絢仕周

王思政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也自魏太尉凌誅後冠冕遂絕父祐州主簿思政容貌魁梧有籌策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屬万俟醜奴宿勤明遠等擾亂關右北海王顥討之聞思

政壯健啓與隨軍所有謀議竝與參詳時孝武在藩素聞其名乃引爲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預定策功封祁縣侯爲武衛將軍俄而高歡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使持節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且士馬精彊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效若聞車駕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一二年脩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歡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拜光祿卿并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大都督大統之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宇文泰曾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千段令諸將撈蒲取之物已盡泰又解

所服金帶令諸人徧擲曰先得盧者卽與之羣公擲將徧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斂容跪而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卽爲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座盡驚卽拔所佩刀橫於膝上攬槁蒲拊髀擲之比泰止之已擲爲盧矣徐乃拜而受帶自此朝寄更深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時陷陣旣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衣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軍仍鎮宏農除

侍中東道行臺思政以玉壁地險要請築城卽自營度移鎮之遷汾晉并三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仍鎮玉壁八年東魏復來寇卒不克以全城功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宇文泰親接援之乃驛召思政將鎮成臯未至而班師復命思政鎮宏農思政入宏農令開城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數日後東魏將劉豐生率數千騎至城下憚之不敢進乃引軍還於是脩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宏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十二年加特進兼尚書左僕射行臺都督荊州刺史境內卑溼城塹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蘭小歡督工匠繕脩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

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壁也命舉代人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十三年侯景叛東魏請援乞師當時未卽應接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卽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宇文泰聞思政已發乃遣太尉李弼赴潁川東魏將高岳等聞大兵至收軍而遁思政入守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略地乃密遣送款於梁先是宇文泰遣帥都督賀蘭願德助景扞禦景既有異圖因厚撫願德等冀爲己用思政知景詭詐乃密追願德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泰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竝讓不受頻使

敦喻唯受河南諸軍事十四年拜大將軍九月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殺傷甚衆岳又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積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高澄更益兵堰洧水以灌城時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崩頽岳悉衆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脩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涌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而死豐生

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禽永珍并獲船中器械思政謂永珍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岳旣失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逼城高澄聞之乃率步騎十萬來攻思政知不濟率左右據土山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剄先是高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足活一城人今高相旣有此言豈不哀城中士卒也固其止之不得引決高澄遣其常侍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而說之牽手以下引見澄辭氣慷慨涕淚交流無撓屈之容澄以其忠

於所事起而禮之接遇甚厚其督將分禁諸州地牢數年盡死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卒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貲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欲事產業豈所謂憂公忘私邪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及後齊以爲都官尚書初思政在荊州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竝當衝要之地凡所舉薦咸得其才子康沈毅有度量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增邑三千五百戶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康弟揆先封中都縣侯增邑通前

一千五百戶進爵爲公揆弟邗封西安縣侯刊弟恭忠誠縣伯恭弟秀顯親縣伯康姊封齊郡君康兄元遜亦陷於潁川封其子景晉陽縣侯康抗表固讓不許十六年王師東討加康使持節大都督以思政所部兵皆配之廢帝二年隨尉遲迥征蜀鎮天水郡尋賜姓拓王氏爲鄜州刺史後仕周論曰事君致身見危授命故或從容抗節或慷慨捐軀衡其氣量豈不偉哉然而勢窮力蹙陷身異國君子論其世未嘗不悲其志焉鴻賓諸人乃心王室不幸名位不終朝廷亦不之罪泉企思政子孫封爵尤爲赫奕含容惇大二十餘年將帥効命卒闢四方有以也

西魏書二十二

楊乙弗李蔣檀特趙陳高列傳十二

西魏書二十三

通議大夫浙江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二級南康謝啓昆撰

楊騰宏農人文帝之舅也父貴琅邪郡守封華陰男騰妹爲京兆王愉妃故騰得處貴游景明初襲爵後爲襄城太守甚有聲稱文帝卽位位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河東薨贈司空雍州刺史諡曰貞襄子盛

乙弗繪河南洛陽人文帝皇后之兄也文帝卽位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魏昌縣公又爲吏部尚書

李順興京兆杜陵人也年十餘乍智乍愚時莫識之其言未來事時有中者盛冬單布衣跣行冰上及入洗浴略不患寒家嘗爲齋方食器用不周順興言昆明池中有大荷葉可取

盛餅食其所居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興負荷葉而歸腳
 猶泥舉坐驚異後稍出城市常冠道士冠人有憶者不過數
 日輒至其家號爲李練好飲酒但不至醉貴賤竝敬之得人
 所施輒散乞貧人蕭寶夤反召順興問曰朕王可幾年對曰
 爲天子自有百年者十年者一年者百日者事由可知及寶
 夤敗裁百日也有侯終德者寶夤之黨寶夤敗後收集反者
 順興稱其必敗德乃棒殺順興置城隍中頃之起活如初後
 賀拔岳北征順興與魏收書上爲毛鴻賓等九人姓名者悉
 得放還順興從後提一河東酒甌以繩繫之於城巷牽行俄
 而蒲坂降又無何至太傅梁覽家庭中臥以布衫倒覆身上
 後覽於趙青雀反通使東魏事泄被誅以衣倒覆果如順興

之形宇文泰嘗至溫泉順興求乞溫泉東閒驪山下二畝地
泰曰李練用此何爲對曰有用未幾至溫湯遇患卒於其地
初高歡興軍數十萬次沙苑泰以地狹兵少懼不敢敵須臾
順興來泰詢其策謀更無餘語直云黃狗逐黑狗急走出筋
斗一個出筋斗黃狗夾尾走語訖便去於是東軍旗幟服色
尚黃西兵用黑泰悟其言遂力戰大破歡軍於沙苑大統十
三年順興謂宇文泰曰可於沙苑北作一老君象面向北作
笑狀泰曰何爲答曰令笑破蠕蠕時甚惑未解其意及蠕蠕
國滅遂作順興象於老君側或曰漢築長城時順興已爲北
面軍主或隱或見愚聖莫之測云

長安志雲際山大定寺寺內有李順興先生古記云

順興初居長安大統鄉昆明池南居賢村爲周太祖所重令以所居村置寺以居賢人名居賢寺因名村爲居賢村順興

自魏武之始隱居此山念持金剛經聚疊瓦塔以記經數南
北三嶺時稱爲中脆士嶺也其地舊有寺周武末寺廢至大
業中乃以此地賜駙馬都尉吳國公尉遲安爲柴莊安嘗見
一老人素服謂安曰此古寺地何不再葺之安遂求置寺因
掘地得順興石像焉又臨潼縣有李真人廟兩京道里記曰
真人名順興後魏時得道於此津陽門詩注曰順興後周時
修道此山神堯傳禪真人潛
告符契至今山下有祠宇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少好天文元象之學宇文泰雅
信待之大統三年東魏竇泰頓軍潼關泰出師馬牧澤時西
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泰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
未地主土土旺四季泰分今大軍旣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
於是與泰戰禽之自後遂降河東剋宏農破沙苑由此愈被
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泰欲遣兵援之昇曰春王
在東熒惑又在井鬼分行軍非便泰不從軍至芒山不利而

還太師賀拔勝怒曰蔣昇罪合萬死泰曰蔣昇固諫曰師出
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恭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後除太中大夫以年老請致事詔許
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檀特師者名惠豐身爲比丘不知何處人飲酒啖肉語默無
常逆論來事後皆如言居於涼州宇文仲和爲刺史請之至
州內歷觀廩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和怒不聽住涼
州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禽之仲和身死資財
沒官宇文泰遣書召之檀特發至岐州會高歡來寇玉壁檀
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歡果不至龍門而還侯景未叛東魏
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爲獼猴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之又

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景啟降尋復背叛人皆以爲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宇文泰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亦著王亦著也尋而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疾死宇文輔政喜崇信異術李順興蔣昇及惠豐言事尤奇中

武功縣孫道溫妻趙氏者安平人也万俟醜奴之反圍岐州久之無援趙乃謂城中婦女曰今州城方陷義在同憂遂相率負土晝夜培城城竟免賊大統六年贈夫岐州刺史贈趙安平縣君

河北孫神妻陳氏者河北郡人也神當遠戍主吏配在夏州意難其遠有孤兒子欲以自代陳曰爲國征戍道路遼遠何容身不肯行以孤姪自代天下物議誰其相許神感其言乃自行在戍未幾便喪樁柩至陳望而哀慟一哭而卒文帝詔表其閭

永熙之季寰宇崩析人之捐親戚仗策以從王于艱阻其志亦難矣然以簡冊所紀聲稱無聞猶不若術士女婦之顯著者是可悲已今錄其名位可考者列諸卷末

高慎字仲密勃海蓀人父翼孝昌末拜勃海太守慎頗涉文史與兄弟志尚不同偏爲父所愛歷位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天下初

定聽慎以本鄉部曲數千自隨爲政嚴酷又縱左右吏人苦之兄乾旣死慎棄州將歸高歡武帝勅青州斷其歸路慎閒行至晉陽歡以爲大行臺左丞轉尚書當官無所迴避累遷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高澄奏令改選焉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爲慎棄暹時爲澄委任乃爲暹高嫁其妹禮夕親臨之慎後妻趙郡李徽伯女豔且慧兼善書記工騎乘慎之爲滄州甚重沙門顯公夜常語久不寢李氏患之構之於慎遂被拉殺澄聞其美挑之不從衣盡破裂李以告慎慎由是積憾且謂暹構己遂罕所糾劾多行縱捨歡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爲北豫州刺史遂據虎牢來降慎先入關芒山之敗慎妻子盡見擒高歡以其家勳啓慎一房

配沒而已仲密妻逆口行中高澄盛服見之乃從焉帝以慎
爲侍中司徒遷太尉

鄭敬道父幼儒丞相高陽王雍女夫也位司州別駕有當官
稱卒贈散騎常侍兗州刺史諡曰肅幼儒亡後妻淫蕩兇悖
肆行無禮幼儒時望甚優其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
才足爲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爲悲歎敬道位
巴開新州刺史弟敬德竝仕關西子正則仕周

鹿念字永吉濟陰乘氏人也祖壽興沮渠氏庫部郎父生再
爲濟南太守有政績獻文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驄
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終朝頗
廢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卒於淮陽太守追贈兗州

刺史愈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彭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飼馬船行數里愈覺卽停船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初爲眞定公子直國中尉恆勸以忠廉之節常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才高遠絃響謁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直少有令問愈欲其善終故以諷焉後隨子直鎮梁州州有兵糧和糴者靡不潤屋愈獨不取子直強之終不從孝莊爲御史中尉愈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或軍時梁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或云欲歸款衆議謂不然愈遂請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

綜部將成景儁胡龍牙竝總強兵內外嚴固愈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爲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愈曰我爲臨淮王所使兵潤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愈被執語景儁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虛實宜遣左右爲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一深室託爲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梁武帝追還綜又遣心腹人梁話迎愈密語意狀令善酬答引愈詣龍牙所龍牙語愈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愈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可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儁住所停愈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有綜軍主姜桃來與愈言

謂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王待物有道乃上指曰
今歲星在斗吳之分野君何不歸梁國念答曰法僧甚僕之
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
星木也逆而尅之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游有識不許言
未盡乃引入見景儁景儁良久謂曰卿不爲刺客也答曰今
者爲使欲反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爲設食念強飲多
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哉乃引向元略所一
人引入戶指牀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念曰中山王有教
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問卿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念
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王范勗景儁司馬楊髌等競問北
朝士馬多少念陳士馬之盛尋而與梁話盟契訖未旬綜降

詔封念定陶縣子除員外散騎常侍永安中爲右將軍給事
黃門侍郎進爵爲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
疇昔而自無屋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孝莊嘉
其清潔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人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
南引梁人詔念以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州大使
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念又購斬文欣還拜金紫光祿大夫
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與都督賀拔勝等拒尔朱
仲遠軍敗還京大統初除梁州刺史時滎陽人鄭榮業反圍
州城城降榮業送念於關西

寇彌兼上谷人父臻宏農太守彌兼尚書郎爲城陽王徽所
親待永安末徽避尔朱兆禍脫身南走歸命於彌兼不納遣

人加害時論深責之後入關西

韋榮茂字子華京兆杜陵人父儁都水使者榮茂以幹局知名歷侍御史尚書考功郎中出爲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永熙末入關西弟子榮南汾州刺史

韋義遠父祉太府少卿永熙時義遠爲岐州刺史入關

韋彪父彧陰盤縣男彪襲爵歷本州治中轉別駕孝莊末藍田太守入關

杜景仲京兆人父容東荊州刺史以守岐州勳封平陽伯後又以勲賞安平縣伯因以平陽伯轉授景仲景仲後爲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入關西

裴子袖父聿平秦郡太守子袖入關西

劉洪業廣平易陽人尚書郎大統中率衆攻善見邊境時洪業父紹珍仕東魏爲黎陽太守遂伏法

裴測字伯源河東聞喜人父譚肅宗時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測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大統初入關

席鷗安定人也父景通鎮軍將軍鷗永安末尚書郎入關

李綱隴西狄道人父琰之永熙初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二年薨綱與弟惠竝從帝入關綱宜州刺史

鄭文寬滎陽人父儼以見幸于靈太后位通顯死余朱之亂文寬後從孝武入關

裴諏之字士正河東聞喜人父佗東荊州刺史諏之早有才

學司徒記室參軍大統中入關

崔仲讓鴻臚少卿

楊瑄字宣和度支尚書

柳仲禮梁司州刺史入關爲侍中

喬勤平原內史從孝武入關勤姓從橋宇文泰命橋去木義取高遠也

万俟洛干大統元年命爲司空七月遷司徒

越勒肱大統元年命爲司空

樊保周河東猗氏人孝武西遷與弟歡周舉義爲高歡所害

大統中贈保周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

秦翟上郡洛川人大統中鄜城郡守

郭崇太原介休人以舍人從孝武入關位侍中

鄭顥滎陽人蘭陵太守從孝武入關

劉孟良博陵望都人大司農從孝武入關官東梁州刺史

曹恪字旼樂沛國譙人譙郡太守大統十年卒年九十有七

譙郡太守曹旼樂碑 諱恪字旼樂沛國譙人也其先皇帝

當高陽之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為曹

之後又封曹 於 漢室龍興曹參為相魏武皇帝以英稟

之上才 挺之容哲 為魏祖歷載彌長君即其後

太和六年改封東海 霖黃初三年立為河東 食邑六千二百戶

君即 後變起遂合夫人達攜二子長道真 道英微行避難私稱

姓木以求万全 年旨復曹戊焉祖 孫也偽姚鄉郡太守雅望淵邃博愛

文豔導惠齊禮善脩政化字 事以發 孝惠慈風稟天

薩永宗

護已從駕西行幸大州下召卿儁導引前驅

有大議

必使參焉

積稟質秀靈

懷廉雅之風

長擲獨善之策

有

帝威

抱蘊惠於奇年立成名於冠歲太和之季馬圈戮覆孝文皇

帝威

指麾

國誌

兵法

優長

乃勇略奮

發遂提戈投募先鋒擊賊前無橫陣舉旗斬馘皇上自臨

補千人軍將授綬遠將軍駕還宮開策動至

彌逆

皇帝臨軒宣勅褒賚賞帛及綵兩百餘段歌勞

止之詩聽歸侍養使得盡勸膝下其孝德光於事親忠

通思入元

穆門庭

際恂恂鄉黨之閒文麗雕篆學贍博

信輕財若水重義如山一言可懷千金不恡景明中會安邑

府君卒君居廬禮哀慟中茹憂毀骨服慙雖

閔餘痛在心每仰凱風以長驚逕寒泉而不息三年泣血

土以窮號仰蒼天而自訴水漿不進口四晨哭泣不絕聲踰

月喪過哀有惑行路毀之至殆將及

旨授本土譙郡太守君妙元深入佛惠

超遙解脫之門放浪清曠之域君雖老而敬信愈篤年

超遙解脫之門放浪清曠之域君雖老而敬信愈篤年

超遙解脫之門放浪清曠之域君雖老而敬信愈篤年

超遙解脫之門放浪清曠之域君雖老而敬信愈篤年

將暮而脩崇無怠於是一區竭資身闡融教造浮圖

戒固有勞倦方分彼景福貽我遠年之壽永究懸之禮

大統十年秋忽疾世質既識

酒滔之波不住春秋九十有七終於臨民質既識

次驃騎將右光祿都督漢陽太守又任虞州別駕長史中

汧陽太守河北大郡主簿弼等天和五年十月卜措乎夏禹

城之西原之南君爰自擴姻聞窀窆

以涕零臨穴而灑泣悲夫痛切也人孝至深刊名而

存者子孫慕之而已仰感音儀文寂慮

懷負人頌鐫崇碑以銘烈其詞曰恢恢譙郡鬱鬱神區

譽宏濟六合繼響唐虞穆穆建魏晉九服康衢雅言滿

州閭誠內外踰茲嗣倚如惟豈獨史魚雅言滿

曹續大統五年官威烈將軍富平令頻陽縣開國男

案續有造象記

安邑縣東北境石碑

心翔書苑文麗詞○案碑末缺四十餘字碑在今

在今富平縣

西魏書二十三

善見蕭譽載記一

西魏書二十四

通議大夫浙江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二級南康謝啟昆撰

善見清河文宣王亶之世子也永熙三年八月拜開府儀同三司孝武帝旣入關高歡乃與百僚會議推善見爲主時年十一改元天平十月北遷都于鄴令高歡畱後部分改司州爲洛州以尚書令元弼爲儀同三司洛州刺史鎮洛陽旣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爲司州牧魏郡太守爲魏尹徙鄴舊人西徑百里以居新遷人分鄴置臨漳縣以魏郡林慮廣平陽邱汲郡黎陽東濮陽清河廣宗等郡爲皇畿初置四中郎將礪石橋爲東蒲泉爲西濟北爲南洛水爲北大統元年夏大旱勒城門殿門及省府寺署坊門澆人不簡王

公無限日得雨乃止八月發衆七萬六千人營新宮十月閭闔門災龍見并州人家井中二年八月并肆涿建四州霽霜大饑三年秋我師尅陝州殺其刺史李徽伯十月高歡及我師戰於沙苑歡大敗行臺宮景壽都督楊白駒攻善見洛州大行臺元季海大都督獨孤信逼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遁季海信遂據金墉四年春正月有巨象自至碭郡陵中南兗州獲送于鄴丁卯大赦改元元象是夏山東大水蝦蟆鳴于樹上五年立高氏爲皇后發畿內十萬人城鄴四十日罷以新宮成大赦改元興和六年行臺宮延和陝州刺史宮元慶叛降善見九年又大赦改元武定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虎牢來降高歡及我戰于邙山十三年高歡死善見爲舉哀

嗣常懷不平又以梁武帝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聚貨財交通賓客招募輕俠折節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中大同元年除持節都督雍梁東益南北秦五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西中郎將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營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是武帝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世亂可以圖霸功遂尅已勵節樹恩於百姓務修刑政志存綏養乃下教曰昔之善爲政者不獨師所見藉聽衆賢則所聞自遠資鑒外物故在矚致明是以龐參卹民蓋訪言於高逸馬援居政每責成於掾史王沉爰加厚賞呂虔功有所由故能顯美政於當年流芳塵於後代吾以陋識來牧盛藩每慮德不被民政道或紊中宵拊枕

對案忘飢思納良謨以匡弗逮雍州部內有不便於民不利於政長吏貪殘成將悞弱關市恣其哀刻豪猾多所苞藏竝密以名聞當加釐正若刺史治道之要弛張未允循酷乖理任用違才或愛狎邪佞或斥廢忠謇彌思啓告用祛未悟鹽梅舟楫允屬良規苦口惡石想勿余隱并廣示鄉閭知其款意於是境內稱治太清二年梁武帝以督兄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爲雍州以代督纘恃其才望志氣矜驕輕譽少年州府迎候有闕譽深銜之及至鎮遂託疾不與纘相見後聞侯景作亂頗陵蹙纘纘懼爲所擒乃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督拒之梁元帝時鎮江陵與纘有舊纘將因之以斃督兄弟會梁元帝與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慥各

率所領入援金陵慥下峽至江津譽次江口梁元帝屆郢州之武成屬侯景已請和梁武帝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慥欲待梁元帝至謁督府方還州纘時在江陵乃貽梁元帝書曰河東載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督梁元帝信之乃鑿船沈米斬纜而歸至江陵收慥殺之令其子方等王僧辯等相繼攻譽於湘州譽又告急於督督聞之大怒初梁元帝將援建業令所督諸州竝發兵赴國難督遣府司馬劉方貴領兵爲前軍出漢口及將發元帝又使諮議參軍劉歆喻督令自行督辭頗不順元帝又怒而方貴先與督不協潛與元帝相知尅期襲督未及發會督以他事召方貴方貴疑謀

泄遂據樊城拒命。督遣使魏益德、杜岸等衆軍攻之。方貴窘急，令其子遷超乞師於江陵。元帝乃厚資遣續，若將述職而密援方貴。續次大隄，樊城已陷。督擒方貴兄弟及黨與，並斬之。續因進至州。督遷延不受代，乃以西城居之，待之以禮。軍民之政猶歸於督。督以構其兄弟事始於續，將密圖之。續懼，請元帝召之。元帝乃徵續於督，督畱不遣。杜岸兄弟給續曰：「民觀岳陽殿下勢不仰容，不如且往西山以避此禍。」使君旣得物情，遠近必當歸集。以此義舉事，無不濟。續深以爲然，因與岸等結盟誓。續又要雍州人席引等於西山聚衆。續乃服婦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出奔。引等與杜岸馳告督。督令中兵參軍尹正、其岸等率兵追討，並擒之。續懼不免，因

請爲沙門督時以譽危急乃畱諮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率衆二萬騎千匹伐江陵以救之于時江陵立柵周遶郭邑而北面未就督因攻之元帝大懼乃遣參軍庾奐謂督曰正德肆亂天下崩離汝復效尤將欲何謂吾蒙先帝愛顧以汝兄弟見屬今以姪伐叔逆順安在督謂奐曰家兄無罪累被攻圍同氣之情豈可坐觀成敗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陽督旣攻柵不尅退而築城又盡銳攻之會大雨暴至平地水四尺督軍中霑漬衆頗離心其將杜岸岸弟幼安及其兄子龕懼督不振以其屬降於江陵督衆大駭其夜遁歸襄陽器械輜重多沒於澧水初督囚張纘於軍至是先殺纘而後退焉杜岸之降也請以五百騎襲襄

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乃輔督母保林龔氏登陴閉門拒戰會督夜至龔氏不知其敗謂爲賊也至曉見督乃納之岸等以督至遂奔其兄獻於廣平督遣將尹正薛暉等攻拔之獲獻岸等并其母妻子女竝於襄陽北門殺之盡誅諸杜宗族親者其幼稚疎屬下蠶室又發掘其墳墓燒其骸骨灰而揚之督旣與江陵構隙恐不能自固大統十五年乃遣使稱藩請爲附庸帝令丞相府東閣祭酒榮權使焉督大悅是歲梁元帝令柳仲禮率衆進圖襄陽督懼乃遣其妻王氏及世子崇爲質以請救帝又令榮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率兵援之十六年楊忠擒仲禮平漢東督乃獲安時朝議欲令督發喪嗣位督以未有璽命辭不敢當榮權時在督所乃

馳還具言其狀帝遂令假散騎常侍鄭穆及榮權持節策命
譽爲梁王譽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十七年譽畱蔡大
寶居守乃自襄陽來朝宇文泰謂譽曰王之來此頗由榮權
王欲見之乎譽曰幸甚泰乃召榮權與譽相見仍謂之曰榮
權吉士也寡人與之從事未嘗見其失信譽曰榮常侍通二
國之言無私故譽今者得歸誠魏闕耳恭帝元年柱國于謹
伐江陵譽以兵會之及江陵平立譽爲梁主居江陵東城資
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歸于我譽乃稱皇帝于其
國年號大定追尊其父統爲昭明皇帝廟號高宗統妃蔡氏
爲昭德皇后又尊其所生母龔氏爲皇太后立妻王氏爲皇
后子巋爲皇太子其慶賞刑威官方制度竝同王者唯上疏

則稱臣奉朝廷正朔至於爵命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戎章
勳級則又兼用柱國等官又追贈叔父邵陵王綸太宰諡曰
壯武贈兄河東王譽丞相諡曰武桓帝乃置江陵防主統兵
居于西域名曰助防外示助營備禦內實兼防營也初江陵
滅梁元帝將王琳據湘州志圖匡復及營立琳乃遣其將潘
純隨侯方兒來寇營出師禦之純隨等退歸夏口營之四年
營遣其大將軍王操率兵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
五年王琳又遣其將雷又柔襲陷監利郡太守蔡大有死之
尋而琳與陳人相持稱藩乞師於營營許之師未出而琳軍
敗附於齊是歲其太子歸來朝京師營之六年夏震其前殿
崩壓殺二百餘人初江陵平營將尹德毅說營曰臣聞人主

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
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憚罔顧弔民伐罪之義
必欲肆其殘忍多所誅夷俘囚士庶竝爲軍實然此等戚屬
咸在江東念其充餽豺狼見拘異域痛心疾首何日能忘殷
下方清宇宙紹茲鴻緒悠悠之人不可門到戶說其塗炭至
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旣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
與爲國但魏之精銳盡萃於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
爲設享會因請于謹等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
士因而斃之分命果毅掩其營壘斬馘逋醜俾無遺噍江陵
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寮隨材銓授旣荷更生之惠孰不忻
戴聖明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

服濟江入踐皇極纘堯復禹萬世一時晷刻之間大功可立
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陛下恢
宏遠略勿懷匹夫之行咎不從謂德毅曰卿之此策非不善
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鄧祁侯所謂
人將不食吾餘也旣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
晉乃追悔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以至於此又見邑居殘毀
干戈日用恥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意其
詞曰嗟余命之舛薄實賦運之逢屯旣殷憂而彌歲復坎壈
以相鄰晝營營而至晚夜耿耿而通晨望否極而云泰何杳
杳而無津悲晉璽之遷趙痛漢鼎之移新無田范之明略愧
夷齊之得仁遂胡顏而苟免謂小屈而或申豈妖沴之無已

何國步之長淪恨少生而輕弱本無志於爪牙謝兩章之雄
勇慙二東之英華豈三石於杜鄠異五馬於琅邪直受性而
好善類蓬生之在麻冀無咎而霑慶將保靜而蠲邪何昊穹
之弗惠值上帝之紆奢神州鞠爲茂草赤縣遶於長蛇徒仰
天而太息空撫衿而咨嗟惟古人之有懷尚或感於知己况
託萼於霄極寵渥流於無已或小善而必褒時片言而見美
昔待罪於禹川歷三考而無紀獲免戾於明時遂超隆於宗
子始解印於稽山卽驅傳於湘水彼南陽之舊國實天漢之
嘉祉旣川岳之形勝復龍躍之基趾此首賞之謬及謂維城
之足恃值諸侯之攜貳遂畱滯於樊川等勾踐之絕望同重
耳之終焉望南枝而灑泣或東顧而潺湲歸歟之情何極首

邱之思邈然忽值魏師入討于彼南荆既車徒之艱赫遂一
鼓而陵城同寤生之舍許等小白之全邗伊社稷之不泯實
有感於恩靈矧吾人之固陋迫飄薄於流萍或沈滯於茲土
復期月而無成昔方千而畿甸今七里而盤縈寡田邑而可
賦闕邱井而求兵無河內之資待同滎陽之未平夜騷騷而
擊柝晝子子而揚旌烽凌雲而迥照馬伏櫪而悲鳴既有懷
於斯日亦焉得而云寧彼雲夢之舊都乃標奇於昔者驗往
記而瞻今何名高而實寡寂寥井邑荒涼原野徒揄揚於宋
玉空稱嗟於司馬南方卑而歎屈長沙溼而悲賈余家國之
一匡庶興周而祀夏忽縈憂而北屈豈年華之天假加以狗
盜鼠竊蜂蠆狐狸羣圉隸而爲寇聚賊獲而威師窺覲津渚

跋扈江眉屢征肇於殷歲頻戰起於軒時有扈興於夏典採
芑著於周時方叔振於蠻貊伯禽捷於淮夷在逋穢其能幾
會斬馘而褫旗彼積惡之必稔豈天靈之我欺交川路之云
擁理惆悵而未怡督在位八載年四十四周保定二年二月
薨其羣臣等葬之於平陵謚曰宣皇帝廟號中宗太子歸嗣
位督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撫將士
有恩能得其死力性不飲酒安於儉素事其母以孝聞又不
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
不復更著又惡見人髮白事者必方便以避之其在東陽州
頗放誕省覽薄領好爲戲弄之言以此獲譏於世及在江陵
有何山者善射人莫能及有鳥巢庭樹督惡之謂山曰射中

賜一車穀其雛竝在一枝山曰脫一箭兩中請賜兩車臣無車牛願官爲送督許之於是射中其二項督甚欣悅卽令載穀送之其曠略如此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四十六卷竝行於世督疆土旣狹居常怏怏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扼腕歎咤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殂

論曰親戚所以爲藩屏也古未有支姓凋殘而國能久立者矣善見利孝武之出踐極稱尊未幾狗腳癡人至不能長保身命蕭督援敵國以賊宗親稱快一時懷憂畢世讀愍時賦攬其詞旨良可哀悼然原其初志不已愚乎

西魏書二十四

南康謝蘊山先生撰西魏書二十四卷凡紀一表三考四傳
十二載記一旣成以示廷堪命爲後序廷堪受而讀之終篇
乃作序曰夫班馬以降紀載迭興自宋逮元史法漸失主文
辭者其弊或至於空疎寄褒貶者厥咎遂鄰於僭妄雖家自
謂繼龍門之軌人自謂續麟經之筆然求諸體例尋其端委
罕有當焉先生以金匱之才歷石渠之選網羅放失於千數
百載以上編次事實於二十餘年之中有休文伯起之明備
無子京永叔之簡陋卷帙不廣條目悉具編年紀月以經之
旁行斜上以緯之詳於因革損益著其興衰治亂洵足以存
南董之權度爲東觀之規矩者矣約舉大綱其善有六載繹
微旨可得言焉夫承祚以武王作紀而孝獻孱主范史自升

之房喬以文帝繫年而高貴沖人陳志自進之良以帝系所關義無漏略未聞拓跋末造附載於宇文水運季朝借垂於木德而長安四主竟乏專書豈因有延壽總錄之北朝遂可置佛助就刪之西國乎是曰補闕其善一也寶符已禪於延康志士猶尊章武神器久移於天祐後人尚右昇元何者聊紹劉宗暨延唐祚况夫出帝儼存清河遽立永熙未改天平遂元然則抑彼鄴下扶茲關中齊寶炬於天王厠善見於列國方之蕭常謝陸之表章西蜀陸游馬令之纂輯南唐孰短孰長必能辨之是曰存統其善二也至於仲達子上篇不見於當塗獻武文襄傳不列於元魏功業雖著人臣以終圖籙詎膺帝制乃僭按其時世固有依違揆諸史裁寧云允協於

是除太祖之追美大書黑獺削唐紀之溢稱直登李虎發古人未發之公挾前史未挾之隱是曰正名其善三也若乃卿士之設悉倣周官詔令所頒咸規大誥始祖配帝聿崇郊祀之儀屬國來王爰脩聘勤之典或同時所未遑或前代所希有講明古禮尤宜愛惜而令狐乏志湮墮良多所幸者杜君卿典標八目偶存棠谿之碎金于志寧志貫五朝間具崑山之片玉裘集狐腋冠聚鵠毛是曰蒐軼其善四也管幼安誤收國志本未仕曹稽叔夜濫入晉書何嘗臣馬又若齊社屋而叔朗西行陳鼎遷而德章北面而王晞仍存於河朔袁憲莫擯於江左凡此之類更僕難終徒豐其蔀未艮其限故万紐效績於荆襄究非魏之勲舊尉遲建功於庸蜀自屬周之

臣子但錄其事不載其人是曰嚴界其善五也母邱諸葛魏
室之盡臣劉秉袁粲宋家之誼士以及子勛舉義攸之勤王
衡其終始都無可議乃或以忠作叛以順號逆皆是曲筆豈
爲讜言猶之孝武謀去彊臣非爲失德而橫謂斛斯椿爲羣
小王思政爲諂佞巧言亂其皂白俗語流爲丹青不合不公
未足爲訓今一洗之概從其實是曰辨誣其善六也因斯六
善運厥三長集簡冊之遺聞闡古今之通論其考紀象也兼
正光之推步較天象而益精焉其考疆域也訂大統之版圖
較地形而更密焉其考氏族也釐代都之門望較官氏而尤
詳焉其封爵大事諸表也則於魏書所未備者取法於遷固
而加覈焉是書也雖劉知幾之苛於論世必當首宥鄭漁仲

之嚴以律人亦爲心折者矣夫八代之書具存南北之史復
撰宋景文之新書洎劉昫同著薛子平之舊史與歐陽竝傳
矧紹統續志可輔范詹事之全書太素逸篇曾入魏著作之
闕卷行見儲於

中祕彙在上庠夫豈柯奇純之等所能望其肩背王損仲之
徒所能窺其堂戶也哉用是撮其體要綴諸簡末俾後之讀
是書者有所考焉云爾乾隆五十七年歲次壬子六月朔歛
凌廷堪次仲氏謹序

昔于令昇論左氏張世偉論班馬要以簡煩爲優劣蓋記載
有體實錄長編之例不可施於史裁而雜書小說之徒又多
委巷不經之論使必採以爲書纖悉畢登漫無區擇其自詡

爲詳贍者實燕累自穢而已雖然簡不易言也高談筆削刻意文辭慮撫實之難工而事少謂足以見書法於是刊除事蹟勒爲空文後之搜討者竟至百無一徵陋略若此安所貴史乎故晉書歐史其失均也至於尚論千載以前搜集舊聞尋拾遺逸以補前史之闕其義固以詳盡爲宗矣然編纂刊勒自有鎔裁通貫之理非若市僧之記錄簿帳銖兩不遺也然則酌煩簡之中無陋略燕累之過者亦必有道矣南康謝蘊山先生咎魏書之乖謬慨北史之不能正其失乃作西魏書二十二篇凡帝紀一表三考四列傳十二載記一又敘錄一義嚴而才博思密而體備蓋無愧於古之作者而大事表尤足爲史法史記之將相名臣表雖爲記事權輿第以一朝

政要僅附錄於表內而不立專篇則創造之初爲義猶未審也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封禪郊祀旣志其儀至振武功戡禍亂兵戎之略亦當敘論其成敗得失之迹條具終始別爲大事志使一卷之約括囊一代之事明易若指掌則後世紀事本末之書可以不作劉知幾欲爲都邑氏族方物三志此方志矩矱耳豈史部之通裁哉先生之爲是書也自正史傳記輿地金石之文以及郡邑之志流覽者殆數千卷昨官南河復討論四庫書於揚州其搜剔補綴之功最爲勤密凡所增益改易者皆有本原

如據庾信陸逞碑補陸政傳庾信辛威碑補公主傳庾信請襲封表補文

帝大統十六年格庾信鄭常碑正周書本傳饒陽侯之誤據楊炯宇文彪碑補封爵表據元龜補李虎傳及五行據御覽引典略補孝武紀及蕭詧傳據長安志及陝西志引廣五行記補李順興傳據金石錄唐瑾碑跋正周書本傳姑臧子之

誤一部之中此類甚衆以著雖所紀只四帝二十餘年然固
作之體不能復稱引書目也
已卓然爲一家史矣近代姚士粦嘗撰西魏春秋而未就其
體例不知視此爲何如也先生創橐於丁未秋時虔主蘇潭
今來武林復樂見其書之成也輒敘其顛末於後虔侍先生
久故知之爲切近云乾隆六十年正月桐城胡虔雒君謹跋